

謝金魚《御前孤娘》中的女性意識

陶云柔*

摘要

本文以謝金魚的作品《御前孤娘》為例，探討網路小說中呈現的女性意識。透過小說的改編以及其中的「女鬼」角色詮釋，展現了獨立自主的女性意識。謝金魚將古典文學轉化為現代網路小說的形式，以更貼近當代讀者的方式呈現故事。在《御前孤娘》中，「女鬼」角色扮演了獨立自主的女性形象。她表現出強烈的個人意志和自主性，並不受傳統價值觀的限制。她勇於面對困難和壓迫，並以自己的方式追求自由和幸福。

《御前孤娘》呈現的獨立自主女性形象，筆者認為對於當代社會具有重要的意義，激發了對性別平等和女性自主的思考和討論，為當代女性意識的發展提供了一定的貢獻，也對當代女性意識和社會發展提出了重要的思考和啟示。

關鍵字：網路小說、女性意識、御前孤娘

*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系研究所三年級。

一、前言

自 18 世紀女權主義運動興起開始，女性意識覺醒，書寫女性的作家如李昂、平路等都受到更多的關注，在學術上更是有大量的論文根據這些女性主義文學進行討論。但若這麼看的話，或許會讓人覺得女性意識的覺醒只停留在學術或是純文學的層面上，並沒有真正的走進大眾的視野，被大眾所認同。然而除了在學術界，女性主義也廣泛受到重視，不少女性在接受了女性意識之後，對於自己的自主性有更多的認識，認為「讓我看世界的角度不一樣了，就好像是一個天生就近視的人，第一次配戴上眼鏡之後，大千世界的輪廓因而清晰了起來，而更貪婪地想把這世界摸透一些，收藏這世界美好的不一樣。¹」筆者認為這種來自網路的聲音，正是代表女性主義和女性意識開始被大眾所接受的訊號。

但對於女性主義的接受，若只是從網路使用網路者所書寫的文章中看出，那麼或許也並不能代表女性主義的思想確實是被接受的。而除了這樣的心情札記之外，更有不少人將女性主義的思想融入「小說」中，甚至是在網路小說這樣低門檻的文學作品當中，都可以看到對於女性主義的思考。這些網路小說中更有不少是影視化後進入大眾的視野，也取得了斐然的成績，筆者認為，這樣的影視作品之所以能夠受到歡迎，甚至在之後也有不少類似題材的改編，即是因為大眾接受了小說或是影視作品中帶有的女性主義思想。

本文欲以台灣網路文學作家謝金魚的作品《御前孤娘》²作為文本，討論本書中的女性主義問題。謝金魚，本名謝佳螢，畢業於成功大學歷史學系，考入清華大學歷史所，為「故事：寫給所有人的歷史」網站共同創辦人。在大陸晉江網以「爆走金魚」為筆名連在架空歷史小說《拍翻御史大夫》，在 2010-2011 年出版《拍翻御史大夫》實體書時以謝金魚為筆名，成功回流台灣實體書市。蔡攷姿〈網路架空歷史小說初探：以謝金魚《拍翻御史大夫》為例〉³就討論《拍翻御史大夫》中，謝金魚所書寫的「女性能者」，討論小說中對於女性在古代社會為官想象的書寫。小說重新詮釋古典題材，藉由「女子科考」的經典命題著墨女性面對功名、理想的憧憬，並重新思考女性在古代官場、甚至現代的處境⁴。本篇論文中可看出謝金魚在翻新古典題材時的熟練運用，也透過《拍翻御史大夫》故事中對於女性為官、科考的想像探討女性職人在古代的生活場景，更體現了謝金魚的小說並不僅僅是純粹的娛樂產物，而是在其中寄託了更加深層的現代思考，

¹ Fantine，〈【女人迷實習周記】女性意識的第一課：尊重自己的自由意志〉。網址：
<https://womany.net/read/article/5083>（檢索日期：2023 年 6 月 18 日）

² 謝金魚：《御前孤娘》（臺北市：聯合文學，2015 年 11 月）。

³ 蔡攷姿：〈網路架空歷史小說初探：以謝金魚《拍翻御史大夫》為例〉《台灣學誌》第 14 期 2016 年 10 月，頁 1-27。

⁴ 蔡攷姿：〈網路架空歷史小說初探：以謝金魚《拍翻御史大夫》為例〉《台灣學誌》第 14 期 2016 年 10 月，頁 20。

可以使讀者以另一種角度重新看待這些耳熟能詳的骨典故是，並引發更多不同層面的思考。

本次所討論的《御前孤娘》為聯合文學線上文學季超高人氣連載小說，也是第一部登上「聯合文學線上文學季」連載的創新歷史言情小說，是謝金魚繼《拍翻御史大夫》後，睽違兩年全新力作⁵，在小說中謝金魚再一次重新詮釋古典題材，本書以明末清初作家馮夢龍的白話小說集《警世通言》第二十一卷〈趙太祖千里送京娘〉⁶為靈感，書寫趙京娘成為女鬼後的經歷，以趙京娘死後所經歷的旅程，重新詮釋「趙太祖千里送京娘」的故事。書中不僅是書寫趙京娘的旅程以及趙京娘與趙匡胤之間的糾葛，對於趙京娘的「女鬼生活」更是多有著墨，筆者認為作者謝金魚正是以女鬼這一身份，想要表達女性生前死後受到的不公平對待，當中更是由趙京娘之口，表達一個「擁有自由意志」的女性對於這些不公對待的疑問。

二、從〈趙太祖千里送京娘〉到《御前孤娘》

正如同在《拍翻御史大夫》中使用了古典小說中時常使用的「女子科考」命題，謝金魚在《御前孤娘》延續這一風格，以傳統故事為靈感，從另一個角度重新詮釋〈趙太祖千里送京娘〉。不同於〈趙太祖千里送京娘〉是男性作者以趙匡胤的男性視角出發，只書寫趙匡胤的英雄事蹟和不被兒女羈絆干擾的形象，身為女性的謝金魚以自己獨特的女性視角出發，以原本在故事中作為配角的趙京娘為主角，並加入作者謝金魚自己的想像，重新以女性的角度詮釋了找匡胤起義成為皇帝之前的故事。其中更運用了古典小說中時常位女主角添加的「女鬼」的形象，使原本只是一屆弱女子的趙京娘在思想和行動上脫離傳統女性的束縛，也讓這一女性角色在歷史故事的背景下，可以融入時代背景的方式展現出更加獨立、獨特的女性特質。

(一) 改編古典文學

《御前孤娘》的故事靈感來自馮夢龍《警世通言》中的〈趙太祖千里送京娘〉。〈趙太祖千里送京娘〉的故事在歷史上本就經歷了不同的改編和改變，這個傳說最開始來自宋朝開國功臣趙普所寫的《飛龍記》，後經清朝的吳璿潤飾而寫成《飛龍全傳》之後廣為流傳，也因為《飛龍全傳》的流傳《飛龍記》因此佚失，僅有殘篇⁷，這則傳說較為完整的文字記載，最早可見於明代小說家馮夢龍(1574—1646)

⁵ 博客來，《御前孤娘》商品介紹，網址：<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696248>，(檢索日期：2025年2月10日)

⁶ 馮夢龍：《警世通言》〈趙太祖千里送京娘〉，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網址：<https://ctext.org/wiki.pl?if=gb&chapter=547563>，(檢索日期：2023年6月18日)

⁷ 氏岡真士：〈《盛世鴻圖》前部與《飛龍全傳》〉《信州大學人文科學論集》(2018年03月15日)信州大學人文学部，頁73。

的小說集《警世通言》。至清代，戲曲藝人根據這一故事改編為傳奇唱本，其中較為知名的包括李玉（1611—1711）所創作的傳奇劇本《風雲會》，以及宮廷戲曲《盛世鴻圖》。此後，該故事又被改編為崑曲、京劇等多種戲曲形式，並流傳至今。其中，《千里送京娘》更是成為京劇與崑曲的傳統經典劇目，久演不衰。在原本的故事中，趙京娘隨父去曲陽燒香還願遭歹人劫持，幸遇趙匡胤相救，千里送其回家。途中，趙京娘向趙匡胤訴說愛慕之情，願終身相托。然而趙匡胤卻說：「賢妹，不要怪我頑固做作，我本是為了義氣千里步行送你回家。若我今日因私情和你在一起，與那兩個劫持你的賊人有何區別？之前的一片真心成了虛情假意，只會讓天下豪傑們笑話。⁸」，並婉言回絕趙京娘的追求。而京娘獨自返回蒲州後，其家人卻也欲將京娘許配給趙匡胤，趙匡胤知道這件事後拒絕並大怒而去；但孤男寡女共處一路，趙京娘與趙匡胤的二人之間的關係和趙京娘的清白依然被懷疑。於是為表二人清白，京娘留下絕命詩後決絕的懸梁自縊。京娘死後，趙匡胤從軍立功，當上皇帝之後，為追念昔日兄妹之情，遣人至蒲州尋訪京娘，得知她早已以死明志，甚是惋惜，於是追封其為貞義夫人，令當地立廟祭祀。

都說自古英雄難過美人關，但文中美貌的趙京娘頻頻向趙匡胤表達愛慕，趙匡胤卻不為所動，甚至趙京娘的家人願將其許配也不順水推舟，趙京娘為了表達清白更是選擇自盡，展現了其貞烈的特質。趙京娘死後，趙匡胤完成大業，但也沒有將趙京娘遺忘，而是很快派人去蒲州尋找這位途中遇到的義妹。然而此時的趙京娘早已為了昭示自己的清白而自盡，知道她死後的趙匡胤也追封了這個義妹，並為其建立寺廟，讓趙京娘可以在死後享受香火，趙匡胤在故事中對於趙京娘身後事的處置可謂是仁至義盡。不過，《警世通言》雖然以自盡的方式描寫了趙京娘的貞烈，但趙京娘在故事中並不是故事的主角，甚至不是女主角，更像是為了趙匡胤而創造出來的配角。〈趙太祖千里送京娘〉更想表達的或許是趙匡胤是一個「過得了美人關的英雄」，展現其身為皇帝、英雄不同於一般男性的一面，而趙京娘的角色卻更像是為了襯托出趙匡胤有君子度量的一個道具，而忽略了其本身的思想。

（二）《御前孤娘》中的現代改編

而《御前孤娘》的故事可以說是〈趙太祖千里送京娘〉的延伸，在《御前孤娘》中原本用來襯托趙匡胤的趙京娘成為故事的主角，故事從趙京娘自盡後開始，描寫趙京娘死後在人間、地獄、仙界間的遊歷。小說中化身女鬼的趙京娘失去了生前的記憶，只知道自己的死亡與紫薇星趙匡胤有關係，為故事添加了幾分懸疑的特性。一開始的趙京娘已經是一個女鬼，書中敘述趙京娘由於生前尚未嫁娶，又是「不孝結束自己生命的女鬼」⁹因此無法受到香火供奉，身為「未嫁的冤鬼」

⁸ 馮夢龍：《警世通言》〈趙太祖千里送京娘〉，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網址：<https://ctext.org/wiki.pl?if=gb&chapter=547563>，（檢索日期：2023年6月18日）

⁹ 謝金魚：《御前孤娘》（臺北市：聯合文學，2015年11月），頁13。

¹⁰，她的只有三個選擇，第一是待到天年屆滿，化身厲鬼被天庭擊殺，第二是冥婚，第三是向害她死亡的趙匡胤報仇。看似是選擇，實際上趙京娘除了在死後成為有婚姻的「普通女性」外，就只有化身為邪魔惡鬼的選擇。可是趙京娘並無生前記憶，一開始她也並不打算報仇，遇到趙匡胤純粹是一個意外。朱迪斯·巴特勒認為，性別不是固定的本質，而是社會建構下不斷重複的行為表現(Butler, 1990)。在《御前孤娘》中，趙京娘拒絕冥婚、選擇加入陰間軍隊的行為，即是對傳統「順服女性」形象的操演與重構，使女鬼不再只是陰柔、等待超度的他者，而是具行動力與自主性的存在。趙京娘身為女鬼，象徵著社會中「被他者化」的女性身份。她拒絕冥婚、吞食鬼差的行為，挑戰的不只是習俗，更是被自然化的性別秩序。正如巴特勒所言：「性別不是本質，而是持續操演的結果」（Butler, 1990）。趙京娘透過擺脫社會角色賦予她的死後位置，重新演出自己的性別身分，這是對性別規訓最具力量的反擊。

在故事的開頭，謝金魚對於趙匡胤與趙京娘之間的互動書寫依然與原本〈趙太祖千里送京娘〉中相似，不同的指示趙京娘在成為女鬼後失去了記憶，但趙匡胤還是那個「英雄」，且對趙京娘似乎有幾分情愫。雖然他最後也沒有娶趙京娘，更沒有趁人之危，在《御前孤娘》的描述中，趙匡胤還是那個能夠過得了美人關的仁義君子。而隨著趙京娘尋找生前記憶的旅程，故事開始有了不同於〈趙太祖千里送京娘〉的改變。

起初，趙京娘為了尋找其生前的記憶而回到與趙匡胤相遇的清油觀，見到了那個當初試圖侵犯她的山匪，當時的趙京娘為了自保殺了山匪，後來趙匡胤一路送她回到了蒲州。趙京娘原本也以為自己是因為曾經受到山匪的輕薄自盡，但隨著趙京娘的旅程到達終點，趙京娘這才發現，自己從以前就是一個不同尋常的女子，她天生嗜血，本就不為世間所容，所以需要以修行壓制心中對殺戮的慾望¹¹，相反的，趙匡胤卻厭惡戰爭、厭惡殺戮。

「妳說妳喜歡殺人，說殺人就能讓你安穩幾分……我心中明鏡也似，妳這樣的女子，是我制不住的，我既想接近妳、也怕妳……妳我若是並肩同行，總有一日，妳會發現，我厭惡殺戮，一切都是我裝的，那時，妳我若非分道揚鑣，便是自相殘殺……」趙匡胤嘟嘟囊囊的訴說著，他抱著簍筐，雙手微微顫抖：「什麼怕天下英雄恥笑，那都是放他娘的狗屁！我怕的是妳，始終就是妳、就是妳……」

在謝金魚的筆下，無論是趙京娘或是趙匡胤，或許都是違背社會期待而活著的，趙匡胤或許依舊是一個仁義的君子，但趙京娘卻不是一個符合傳統期望的女性，她真正想要的並不是嫁給趙匡胤，成為期望中相夫教子的婦女，而是想以另一種

¹⁰ 謝金魚：《御前孤娘》（臺北市：聯合文學，2015年11月），頁17。

¹¹ 謝金魚：《御前孤娘》（臺北市：聯合文學，2015年11月），頁314-318。

方式抒發自己心中對於嗜血的慾望¹²。西蒙·波娃在《第二性》中指出：「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後來成為的」（Beauvoir, 1949）。這一觀點揭示了女性身份是透過社會與文化建構而成的。在《御前孤娘》中，趙京娘生前被迫接受冥婚的安排，死後仍遭受冥府的控制，正體現了女性在父權社會中被視為「他者」的處境。她的反抗行為，挑戰了傳統對女性角色的定義，展現出對自身主體性的覺醒與追求。

在《御前孤娘》故事的最後，冥界判官許諾趙匡胤若干年後將會送趙京娘入凡，為趙匡胤第四女，但最終入凡的卻是趙京娘的姪女。也許便如故事中所講「送君千里，終有一別，這段走了二十二年的旅程，總有結束的時候……」¹³，也與〈趙太祖千里送京娘〉中原本的情節遙相呼應。

在《御前孤娘》中除了化用〈趙太祖千里送京娘〉的故事，也在書中融入了不少的傳說神話故事。比如趙京娘最後吞噬前來捉拿她的鬼差，化為妖魔，卻未受到天界的制裁，便是因為她選擇投身二郎真君麾下，在《西遊記》中二郎神的形象便是「菩薩道：『乃陛下令甥顯聖二郎真君，見居灌洲灌江口，享受下方香火。他昔日曾力誅六怪，又有梅山兄弟與帳前一千二百草頭神，神通廣大。奈他只是聽調不聽宣，陛下可降一道調兵旨意，著他助力，便可擒也。』」¹⁴是三界之外的勢力，這點似乎也暗示了趙京娘這個人物的特殊性，以及作者對於其可以在死後脫離人間規則束縛的期望。又如趙京娘在冥府遇到的不公對待以及冥府官員的官官相護，也讓筆者聯想到《聊齋誌異》的〈席方平〉¹⁵中，冥府官員真正演示了何謂「有錢能使鬼推磨」，就算變成了鬼，依然受到人間中的條條框框所束縛。又或是趙京娘的牌位被丟到竹林中時，遇到了一條修行中的青蛇與一條修行中的白蛇，一下便能聯想到傳統故事〈白蛇傳〉。筆者認為謝金魚再詮釋〈趙太祖千里送京娘〉的同時，也有意識地加入了其他的傳說故事，不僅使故事的內容更加豐富，也增添了一抹奇幻的色彩。

三、以「女鬼」形象展現的女性意識

在中國古典文學中，女性形象往往以佳人、妓女、女鬼等不同身份出現，這些形象承載了文人對理想女性的各種想像與寄託。其中，「佳人」多為溫婉賢淑的女性，為符合傳統道德規範的代表；「妓女」形象的女性角色則常常具備才華與獨立性，可說是男性心目中同時具備美貌與才華的代表；而「女鬼」這一形象，則通常代表著超脫世俗禮法的女性。女鬼的出現，往往與女性生前未能遵循社會

¹² 謝金魚：《御前孤娘》（臺北市：聯合文學，2015年11月），頁314-315。

¹³ 謝金魚：《御前孤娘》（臺北市：聯合文學，2015年11月），頁338。

¹⁴ 吳承恩：《西遊記》〈觀音赴會問原因 小聖施威降大聖〉，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網址：<https://ctext.org/xiyouji/ch6/zh>（檢索日期：2023年6月19日）

¹⁵ 蒲松齡著，張友鶴輯校，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編輯：《聊齋誌異會評會校會注本》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7月），頁1341。

規範有關，如未婚而亡、違反貞節觀念，或是因冤屈而死。她們在死後獲得了某種超越世俗的力量，既可能化為復仇的厲鬼，也可能突破禮教的束縛，以全新的姿態展現自主意識。如《聊齋誌異》中，蒲松齡塑造了眾多女鬼形象，這些角色不僅美麗聰慧，還展現出強烈的自主意識與反抗精神，故事中的女鬼常常追求真摯的愛情，勇於打破封建禮教的束縛，這反映了女性對自由與平等的渴望¹⁶。這些作品中的女鬼，往往具有美麗的外貌和善良的性格，她們的出現，既滿足了男性對理想女性的幻想，也反映了女性對自身命運的抗爭。吳俞嫻在《地方・性別・記憶—〈聊齋誌異〉中的鬼魅考察》¹⁷中分析《聊齋誌異》中的女鬼形象時，指出這些角色常被塑造成男性欲望的投射，缺乏主體性。相較之下，《御前孤娘》中的趙京娘展現了更為主動的行動力，挑戰了傳統女鬼形象的被動與依附，體現了女性意識的覺醒與實踐。

在《御前孤娘》中，謝金魚透過趙京娘的故事，重新詮釋了傳統「女鬼」形象，使其不僅是受害者或復仇者，更是積極探索自身命運的獨立個體。趙京娘生前因未能符合傳統規範而遭受不公待遇，死後也無法獲得應有的尊重，甚至面臨來自冥界的歧視與約束。她的經歷凸顯了傳統社會對女性的多重限制，並揭示了女性即使在死後仍需與父權體制抗衡的現象。透過趙京娘的形象，《御前孤娘》展現了女性意識的覺醒與抗爭，並在傳統敘事中開闢出新的女性表達空間。

（一）女鬼與女性

中國傳統故事中最為人所知的女鬼應該就是聶小倩，也是《聊齋誌異》中的知名故事。在《聊齋誌異》的〈聶小倩〉中的聶小倩以女鬼的身份，透過自己的選擇，自由的與寧采臣相愛，突破了古代女性「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婚姻無法自主的限制。而聶小倩之所以能突破這樣的限制，便是因為她女鬼的身份已經不受人間禮法的限制，才能拋開傳統女性的矜持，大膽地對寧采臣表達自己的愛慕。許多文學中的女鬼其實承擔著「性別危機的中介角色」，她們的存在象徵著性別秩序的裂縫與潛在反抗。在〈御前孤娘〉中，趙京娘的鬼魂既是憤怒的投影，也是對傳統性別角色的顛覆與重寫，顯示女鬼角色具有高度的解構力與批判性。謝坤權〈地縛靈與遊魂——女鬼超越性與逃逸路線〉提到：

女鬼是否具有超越性，重點還是在於主體性的重建。她們必須先意識到自己依附於他者，才有重建主體性的可能。兩者都有可能體認

¹⁶ 張嘉淇：《論《聊齋誌異》女性本貌及社會角色與求變反抗意識的關係》（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2021年），頁17-20。

¹⁷ 吳俞嫻：《地方・性別・記憶——〈聊齋誌異〉中的鬼魅考》（台灣：國立中央大學中文系在職專班碩博士論文）

自己的困境、掙脫束縛、重建主體性。她們不必服膺父權體制的邏輯，也能讓在世女人知道，推翻父權體制的途徑不只一種。¹⁸

在聶小倩的故事中，女鬼的身份在看起來像是作為超脫世間的「自由者」而存在，似乎只要擺脫了人這個軀體的束縛，即便是女性也可以像男性一樣自由的表達自己的思想情感，可以不用生活在父權體制之下。

但是在更多的作品或傳說之中，女鬼通常並不是一個代表自由的正面形象，陳秀華在〈從女鬼出發觀看性別間的矛盾與衝突〉¹⁹中提出一個現象，便是世間的鬼怪總是以「女鬼」居多，且這些女鬼通常靈力強大，充滿怨氣，殘害生靈。像是在台灣的多則民間傳說如林投姐、陳守娘等故事中的怨魂，皆是女子含恨而生成的冤魂。若要探究這些女性死者成為女鬼的原因，一般來說是因為怨恨、不甘，祂們或許因為自殺、他殺或絕祀而死不瞑目，死後想要用陰間的力量為自己討回一個公道，這些非正常死亡的女鬼便在這樣的怨恨之下化身為「厲鬼」，被世人害怕、忌憚。陳秀華提到：

當女性轉而成為女鬼時，呈顯出來的行為舉動，反映當時內心的狀況及不滿社會對女性不平的特殊待遇，須於死後藉由鬼魂的神祕的力量來突破當時禮教的束縛，反社會、反傳統、化被動為主動，抒發千年以來被約束教導，歧視女性的禮教制度。在傳統社會的架構下，男性是權力的代表與象徵，女性則是附屬於男性之下的角色，如下則故事就是如此現象。²⁰

說到底，女鬼之所以成為女鬼，本身或許就是因為女性在生前就受到諸多的不公平對待。含恨的女性在死後化身女鬼，除了有鎮凶煞的作用，是世人對女行社會責任的一幅勸善圖，也在故事中呈現了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後果，也可說是對於這些含恨而終女性死後的補償²¹。女鬼不只是冤魂，更是政治與性別壓迫的見證者與反抗者。劉文淑分析李昂筆下的〈不見天的鬼〉時指出：「女性之所以成為鬼，是因為現實世界已無容身之地，於是死後才得以言說。」²²這樣的觀點也能延伸至趙京娘：她成為鬼的身分，反而賦予她超越人間律法的能動性與話語權

¹⁸ 謝坤權：〈地縛靈與遊魂——女鬼超越性與逃逸路線〉，《性別平等教育季刊》88期（2019年9月30日），頁120。

¹⁹ 陳秀華：〈從女鬼出發觀看性別間的矛盾與衝突〉，《性別平等教育季刊》88期（2019年9月30日），頁112–115。

²⁰ 陳秀華：〈從女鬼出發觀看性別間的矛盾與衝突〉，《性別平等教育季刊》88期（2019年9月30日），頁114。

²¹ 李姿瑩：〈芳魂歸處：台灣民間傳說中的女性鬼魂現象研究〉，《文化事業與管理研究》21卷2期（2021年6月），頁26-40。

²² 劉文淑：《從女人到女鬼—試析李昂《看得見的鬼》之〈不見天的鬼〉》，《朝陽人文社會學刊》2016，14(2)，101–116

而女性無論是因為被休妻、未嫁而亡、丈夫早逝、失去貞操、被侵犯、性格太差成為世人口中的女鬼，除了是對於女性被傳統社會長期壓迫產生不滿的恐懼，黨傳翔在〈為什麼總是女鬼？〉中提到：「傳統上女鬼的故事從未少過，從成因上或可看出一些端倪——女鬼的誕生似乎比男鬼容易多了。」²³因此他提到，在遊戲設計中，女鬼比男鬼更加容易出現，而人們在想像「鬼」時也總是直覺的想到女鬼，而不會認為有「含冤的男鬼」。黨傳翔也表示這樣的想像也可能是為了束縛「還活著」的女性。無論是因為什麼非正常原因死亡，只要不能壽終正寢就會成為女鬼，不僅死後無人供奉，甚至遭人恐懼、忌憚。而為了不讓自己成為被忌憚的女鬼，女性生前只好在規範下生活，謹言慎行、恭敬柔順。說到底，女鬼的形象或是恐怖、哀怨，或許都像是對女性的緊箍咒，時時刻刻提醒著女性要成為一個「合格的女人」。

（二）生前死後的束縛

如果她是個兒孫滿堂的夫人，家裡會請來一位德高望重的仕紳大官，用一支特別準備的毛筆沾飽硃砂，替神主的「主」字點上最上面的一點，表示她的生命是配得一位社會賢達尊重的。

但是她不是……

她只是個不孝地結束自己生命的女鬼，所以店主的人是她三歲的姪子，讓乳母抱著、拿著筆隨便一戳便罷。²⁴

在《御前孤娘》中的趙京娘便是因為未嫁而亡，被視為不孝、不光彩，外人將趙京娘是為不孝之女，就連自己的家人都唾棄她，不但無法埋葬在家族的墓園中，家人也只是將她草草下葬。於是，成為鬼魂的趙京娘並沒有獲得自由，甚至可以說她根本沒有擺脫人間禮法的束縛，她生前的家境不富裕、並未在人間行善積德，沒有滿堂兒孫，更不是忠臣烈士孝子節婦，趙京娘未嫁而亡，只是無法進入家祠也無人供奉的冤魂，這樣的鬼魂連在死後的世界裡都是地位最低的²⁵。而對這些女鬼的不公，不僅是鬼對鬼，或是人對鬼，甚至連神明都不待見這些女鬼。小說中趙京娘原本想要縫補衣服，卻被其他女鬼制止，說如果這麼做將會被織女一狀告上天庭。對於古代的女子而言，織女是每年七夕乞巧都要祭拜的神明，而無論這些女鬼是因為什麼未婚而亡，生前應該曾經祭拜過織女，期望受到織女的庇護，

²³ 黨傳翔：〈為什麼總是女鬼？〉，《性別平等教育季刊》81期（2017年12月31日），頁59–63。

²⁴ 謝金魚：《御前孤娘》（臺北市：聯合文學，2015年11月），頁12-13。

²⁵ 謝金魚：《御前孤娘》（臺北市：聯合文學，2015年11月），頁12。

但她們死後卻因為死的不光彩，拿個針補衣服都要被神明忌憚，無論是人、神、鬼都不願給祂們平等的對待，這些未嫁而亡女鬼可以說是在哪裡都不受待見²⁶。

趙京娘這樣的女鬼死後之所以受到這樣不公的待遇，說到底是因為她生前未能做一個「符合社會規範的女性」。

胡阿娘細細地叮囑了京娘許多做鬼的禁忌，最後，胡阿娘說：「京娘，妳聽好了，未嫁的冤鬼如果一直位假或沒有報冤，在天年屆滿的時後。就會慢慢失去心中的善念，快則數月、長則數載，必然成為厲鬼作祟，屆時，土地便會報請天庭及飭，粉碎三魂，不得超生。」

²⁷

在作者的描述中，這些女鬼死後的選擇除了冥婚就是報冤，再不然就是要選擇以修行放下心中的不忿，否則就會失去心中的善念化為厲鬼作祟而被天庭擊殺²⁸。也就是說，對於趙京娘而言，她若是不在死後擁有一段婚姻，成為生前無法成為的「合格女性」，便只能化為厲鬼、邪祟，為禍人間。然而這樣的選擇與一個女性生前可做的選擇並無太大的區別，女鬼們不能有恨不能有其他的想法，若心懷怨恨就只能成為被唾棄的惡鬼，所以祂們能走的路無非就是如同生前一樣做個人婦，又或是潛心修行。作者設計這樣的橋段，讓讀者看到傳統禮教在生前死後對於女性的束縛，女性不僅僅是要在生前遵守三從四德，就連死後都會因為生前所犯下的「過錯」而無法得到安息。

這樣的選擇對於女性來說並不公平，或許是因為如此，趙京娘在謝金魚的改編中，也並不是一個依循著傳統規範的角色，她從一開始就質疑著女性嫁人以嫁人相夫教子為人生目標的意義，展現了其與當時社會背景下不同的叛逆思想。趙京娘初遇趙匡胤時，談到女性的歸屬時與他有這樣的對話：

趙匡胤搖頭，他不覺得這有什麼奇怪：「可是，這世上的女人不都是如此嗎？」

京娘微微苦笑，他用手指繞著髮絲，慢慢地說：「二哥，那換做是你，你肯一輩子做另一個人的附屬嗎？」

「那自然不肯了。」

「那我又為什麼一定要是別人的妻子、別人的母親呢？」²⁹

趙京娘從一開始就不想走上傳統女性相夫教子的路，在小說最後可以看到謝金魚筆下的趙京娘天生有著嗜血的慾望，本就不是一般的意義上的柔順女子，完全與傳統的社會期待背道而馳。而書中除了這種反差非常大的描述外，趙京娘有勇有謀，聰明能幹，有著驕傲和不甘。她會在山賊意圖非禮她後趁機殺了山賊，即便

²⁶ 謝金魚：《御前孤娘》（臺北市：聯合文學，2015年11月），頁22。

²⁷ 謝金魚：《御前孤娘》（臺北市：聯合文學，2015年11月），頁17。

²⁸ 謝金魚：《御前孤娘》（臺北市：聯合文學，2015年11月），頁17-18。

²⁹ 謝金魚：《御前孤娘》（臺北市：聯合文學，2015年11月），頁292。

後來與趙匡胤結伴同行也並不放鬆警戒³⁰。面對這樣的趙京娘，趙匡胤也曾感嘆：「以她的聰明和活力，若生做男子，在這世上來去自是無礙，但是生做女子……他明白她為什麼不服，但是他不認為京娘真的會在山中待一輩子。³¹」這樣的趙京娘成了女鬼之後也不是一般的女鬼，而是「大厲」。

大厲，是鬼中之雄，有些大厲會直接被地府所延攬，成為地府的官吏，因為他們強的力兩將可以有效地壓制鬼中。他們有可能在地府逐步升遷，甚至登天封拜，奉玉帝之命，代天巡狩四方，或是統領天兵。³²

然而這只是男厲的待遇，趙京娘卻是女厲。女厲雖然應該有比男厲更強的鎮魂能力，可是人們認為這些女厲只會因為遭受情劫而為亂一方，耽溺於生前。但同樣是大厲，男厲卻被人視為是強大而一往無懼。同樣是鬼，同樣是大厲，趙京娘分明不是一個縮手縮腳的人，卻因為性別的原因，因為未能走上普通女子的人生道路受盡了歧視冷眼。小說的最後，趙京娘雖然吞噬追捕她的判官與鬼拆成為了妖魔，卻投身在了二郎真君麾下，筆者認為，在謝金魚心中，或許只有在這樣三界之外的地方，才能有人不以趙京娘或其他任何女性的身份或經歷為理由排斥，而平等的對待她。

四、結語

謝金魚在《御前孤娘》通過小說的改編和「女鬼」角色的詮釋，探討了女性意識，展現了獨立自主的女性形象，並提供了對當代女性意識和社會發展的深入思考。從文學改編的角度來看，《御前孤娘》展現了傳統文本與現代讀者之間的互動。原本的經典故事在歷史長河中經過不斷的流傳與詮釋，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蘊。然而，隨著時代的變遷，過去的文本若要持續與現代讀者產生共鳴，必須進行相應的調整。謝金魚以網路小說的形式重新詮釋經典，使其更符合當代讀者的閱讀習慣與價值觀，這種改編不僅保留了傳統文化的核心精神，也賦予故事新的時代意義。

在女性意識的表達上，《御前孤娘》通過「女鬼」這一角色的塑造，呈現出超越傳統父權體制的女性形象。書中趙京娘作為女主角，展現出堅強的意志與高

³⁰ 謝金魚：《御前孤娘》（臺北市：聯合文學，2015年11月），頁248。

³¹ 謝金魚：《御前孤娘》（臺北市：聯合文學，2015年11月），頁293。

³² 謝金魚：《御前孤娘》（臺北市：聯合文學，2015年11月），頁53。

度的自主性。故事中，她不被動地接受命運的安排，而是在困境中積極尋找出路，甚至以自己的方式反抗既定的社會規範。這種對女性主體性的強調，反映了現代女性對自我價值的追求，也呼應了當代社會中對性別平等的討論。其中可以發現謝金魚使用了「女鬼」這一在傳統文學中往往具有負面或受害者的形象。就如同《聊齋志異》或傳說故事中，女性鬼魂多數是因情感或社會壓迫而死去，之後以超自然的形式出現，或復仇、或冤屈未申。然而，在《御前孤娘》中，趙京娘的鬼魂形象並非單純的復仇或怨恨，而是代表了一種女性對自身命運的掌控與反抗。另外，在故事中，趙京娘對於自己的愛情選擇也不同於大部分的女性角色，並不沉溺於愛情之中，作者也不通過愛情或與男性角色之間的糾葛突出趙京娘在旅途上的成長，而是專注於這一人物本身的思考。這使得她的形象不再局限於傳統文學中對女性的刻板印象，而是轉變為一種更具有現代性與獨立精神的象徵。

《御前孤娘》所呈現的女性意識，與現代女性主義運動的某些理念不謀而合。當代女性主義強調女性的自主權、選擇權與社會地位，而趙京娘的形象正是這種理念的體現。她不僅是男性角色的陪襯，而是故事的核心推動力，這樣的角色設計顛覆了傳統敘事中女性往往處於被動位置的模式。此外，網路小說作為一種新興文學形式，其讀者群體以年輕世代為主，而這些讀者正是當代社會中女性意識逐漸覺醒的一群人。透過網路小說這一載體，謝金魚的作品得以更廣泛地傳播，並在讀者之間激起關於女性角色與社會現狀的討論，這也使得《御前孤娘》不僅僅是一部娛樂性質的小說，而具有更深層的社會價值。

謝金魚的《御前孤娘》通過對傳統文學的改編，將經典故事帶入現代語境，使其更能引起當代讀者的共鳴。而小說中的女性角色塑造，特別是對「女鬼」形象的重新詮釋，展現了強烈的女性意識，對傳統性別觀念提出挑戰，並反映出當代社會對性別平等的關注。這部作品的成功不僅體現了文學改編的價值，也對當代女性意識與社會發展提供了重要的思考。希望未來能有更多類似的作品，透過不同的文學形式，持續推動性別議題的探討，為女性自主與社會平等做出貢獻。

六、徵引資料

一、傳統文獻

〔明〕吳承恩：《西遊記》〈觀音赴會問原因 小聖施威降大聖〉，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網址：<https://ctext.org/xiyouji/ch6/zh>（檢索日期：2023年6月19日）

〔明〕馮夢龍：《警世通言》〈趙太祖千里送京娘〉，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網址：<https://ctext.org/wiki.pl?if=gb&chapter=547563>，（檢索日期：2023年6月18日）

〔清〕蒲松齡著，張友鶴輯校，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編輯：《聊齋誌異會評會校會注本》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7月），頁1341。

二、近人論著

朱迪斯·巴特：《性別困擾：女性主義與認同的顛覆》（紐約：勞特利奇）。

陳秀華（2018）。《變女鬼：女鬼成因與特性》。臺灣東販出版。

氏岡真士：〈《盛世鴻圖》前部與《飛龍全傳》〉《信州大學人文科學論集》（2018年03月15日）信州大學人文学部，頁73。

李姿瑩：〈芳魂歸處：台灣民間傳說中的女性鬼魂現象研究〉，《文化事業與管理研究》21卷2期（2021年6月），頁26-40。

張嘉淇：《論《聊齋誌異》女性本貌及社會角色與求變反抗意識的關係》（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2021年），頁17-20。

陳秀華：〈從女鬼出發觀看性別間的矛盾與衝突〉《性別平等教育季刊》88期（2019年9月30日），頁112 – 115。

蔡攷姿：〈網路架空歷史小說初探：以謝金魚《拍翻御史大夫》為例〉《台灣學誌》第14期 2016年10月，頁1-27。

謝坤權：〈地縛靈與遊魂——女鬼超越性與逃逸路線〉《性別平等教育季刊》88期（2019年09月 30日），頁120。

謝金魚：《御前孤娘》（臺北市：聯合文學，2015年11月）。

黨傳翔：〈為什麼總是女鬼？〉《性別平等教育季刊》81期（2017/12/31），頁59 – 63。

劉文淑：《從女人到女鬼—試析李昂《看得見的鬼》之〈不見天的鬼〉》《朝陽人文社會學刊》2016，14(2)，101 – 116

吳俞嫻：《地方·性別·記憶——《聊齋誌異》中的鬼魅考》（台灣：國立中央大學中文系在職專班碩博士論文）